

評《福音與文化之姻緣》一書

趙維雅

本文評介：任安道，《福音與文化的姻緣：本地化的實質與進程》，輔大神學叢書 134，台北：光啓文化，2018 年 7 月初版。

前 言

《福音與文化之姻緣》一書，是特別研究福音與文化之「互化」的神學叢書之一。此著源於任安道神父於輔仁聖博敏神學院開設的本地化神學課程。作者以「新福傳」的視角，由哲學、神學、傳教學多維度地論述本地化的核心問題，揭示了本地化中「文化互化」之真相，並以此為宗旨，系統地闡述本地化的實質及其進程中的五個層面（詮釋、對話、禮儀、社會和靈修）：旨在引發每一位基督徒不僅對本地化做更深入的思考，還要以「知行合一」與「內聖外王」的踐行姿態，不斷地跟進文化與福音之互化的時代訊號，全力而持續地投入「本地化」的進程。

作者以新時代的視野，透過諸此研究，激發教會能以更正確的方式處理福音與文化之關係，並為今日基督徒的福傳注入新意。同時，也為當今的華人教會，甚至是普世教會提供一個反思的機會，思考中國天主教會背負的福傳使命，責無旁貸！

本書作者任安道神父，不僅在神學領域方面學有專精，也

在寫作及實踐方面別具一格¹，見證了天主的恩寵及聖神的智慧。在此，筆者向任神父致以真誠的敬意與謝忱。

本書內容豐富，集指導性與實用性於一，以下便就其學術價值、時代意義、思想啟發、取材實例等，梳理一番，期望本書能引發更多迴響，共同建樹本地教會的發展。

一、理論學術價值可居，並體現出提綱挈領的脈絡梳理

作者以「福音與文化的互化」為主線展開論述，論點扼要明確，論據充份有力，層次分明，條理清晰。筆者首先指出寫作此書的原因，乃在「人們似乎更多地把精力集中在如何實現本地化，而疏忽了何謂『本地化』這個根本問題」²。接著開門見山地指出其癥結所在，「本書的研究顯示，inculturation 往往被片面地理解為『福音的文化化』，而沒有表達本地化的全義」。最後提出中心論點並賦予詮釋：「事實上，以福音為核心的基督信仰，也是天主子民特有的一種文化」³；當基督信仰與文化相

¹ 任神父曾在教學研究、文化福傳及平信徒培育等牧靈事工上做耶穌的夥伴，曾用筆名「漠道」。著有《划向深處》、《新福傳的理念與實踐：革新教會的整合性力量》；主編《厄法達：當代天主教漢語詩選》、《走向成熟門徒之路》；譯有拉辛格之《耶穌基督的天主》、《真理的合作者：365 天與教宗本篤十六世同行》、培裡齊與法國細胞福傳協會編著之《向近人傳福音：堂區細胞福傳介紹暨培訓讀本》。

² 〈作者自序〉第一段，該書 xvii 頁。

³ 參：Joseph Ratzinger, "Christ, Faith and the Challenge of Cultures", *Origins* 24 (30 March 1993), p. 681.

遇時，二者會因著對真理的追尋產生相互的轉化(該書 8 頁):「不僅福音要文化化，文化也要福音化。因此本地化應該用福音與文化的互化 *interculturalization* 來表達」⁴。

在展開論點「福音與文化之互化」的論述過程中，作者首先由新世界中的新福傳著手，探討新福傳中的本地化；接著，肯定本地化的啓示原型——「道成肉身」的偉大奧蹟，如此確定了本地化的方向，提供了理論學術支撐；而後，立基於此，由哲學和神學的角度闡釋對本地化的理解、接受及詮釋；再進一步透過對話的神學基礎和教會的相關訓導，提出本地化的對話原則；最後，指出本地化在禮儀、社會和靈修三個層面的實踐價值。由此，讓我們從不同角度看福音與文化之互化的方向與方式。

本著作中很多內容，都是作者在教學的基礎上進一步提煉而成，這是本書學術性的重要表現。比如關於本地化概念發展的問題，作者首先運用一些專業名詞：採納 (*adoption*) 適應 (*accommodation*)、本色化 (*indigenization*) 處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文化涵化 (*acculturation*)、本地化 (*inculturation*) 等，來形容福音與文化之相遇的關係。但由於「上述理解是比較片面的，因為忽略了文化的福音化這個重要的層面」(該書 7 頁)，從而引出文化的互動 (*interculturality*) 及文化的互化 (*interculturalization*) 之理念，並多維度地闡釋「福音與文化之互化」的微妙關係，賦予了「本

⁴ 〈作者自序〉第二段，該書 xvii 頁。

地化」的圓滿意義（參該書 6~12 頁）。如此之論述嚴謹細密，體現了學術研究的精微深入。

本書的學術性還體現在作者將神學、哲學、傳教學、社會學、靈修學等相關材料及文獻，相互印證梳理，解析「福音與文化之互化」。值得一提的是，該書幾乎搜集了梵二大公會議後神學的主要觀念，具有堅固可靠的神學基礎；在具體研究過程中，作者善於吸收和歸納學界重要的研究材料和研究成果。例如：關於「宗教對話的神學基礎」（該書 70~79 頁），作者特別以當代哲學家 and 神學家之闡述，為理解宗教對話做鋪墊，以最有影響力的海德格爾（M. Heidegger）和馬丁布伯（Martin Buber）為例，系統而全面地闡釋了人的「對話哲學」（參該書 71~73 頁）；進而引出素有「官方神學家」之形象的拉辛格，以神學之人學的角度論證「對話」與「共融」的重要性等（參該書 73~76 頁）。這些都體現了本書富有寶貴的學術價值。

二、在新時代的起點上，以踐行姿態撫今追昔、展望未來

本書多次強調本地化的實踐性。例如，在〈自序〉中，作者明確地表達「期望藉此研究拋磚引玉……並激發教會在實踐上能以更正確的方式處理福音與文化的關係」。第六章〈本地化的靈修方向〉中又說：「本書的最後一章，筆者願意再次強調，本地化在於如何實現福音與文化的互化：如此的互化，不是理論的功夫，卻指向具體的實踐，而實踐的主題就是處在『本地』文化中的基督徒」。

作者雖用不少篇幅談論對本地化之理解、接受、詮釋及對話（第二、三章）的理論層面，但這些都是爲了「將之生活和表達出來」⁵。爲了證明此觀點，他引用謝肋貝克斯所指出的事實：「基督信仰首先不是一條應該相信的訊息，而是一個變成訊息的經驗」⁶；進而指出詮釋的意義在於「發掘出天主聖言在今天對我們的意義」（該書 55 頁）⁷，並「使該經驗在新的歷史和文化背景裡重新現實化」（該書 57 頁），「讓在特定文化和時代背景下的人，以其特有的方式來理解、接受和活出基督信仰」（41 頁），因爲「福音訊息應成爲『啓發生活的原則』：即是說，這種表達還該是生活的實踐」（該書 12 頁）。這正是本地化之目的所在。

作者在最後一章和〈結語〉中，邀請和呼籲世世代代的信友要以「知行合一」的踐行姿態，承擔起「本地化」的艱巨使命：「本地化的最終目的是『人的福音化』，是每個基督徒的任務，因爲它『不只是基督信仰在個別文化中的降生，也是在處於個別文化之個體生命中的降生』」。它是一種活生生的信仰經驗，是由身體力行所結的果實。「只要歷史沒有停下腳步，本地

⁵ 〈作者自序〉中寫道：「本地化的基礎是詮釋，因爲只有詮釋，福音才能被理解。但由於文化中的人已經有其特有的理解方式，我們便需要與影響其理解方式的文化傳統對話。一旦對方理解和接受福音，便會以其特有的方式將之生活和表達出來」。

⁶ E. Schillebeeckx, *Christ, The Experience of Jesus as Lord* (New York: Cross Road, 1983), p. 62.

⁷ 作者引用 Henri Bouillard, "Exégèse, herméneutique et théologie. Problèmes de méthod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1), p. 279.

化的進程就要繼續……因而需要世世代代的信友全力和持續地投入」(186頁)。以上所述，皆表達了本地化在當今時代中具有強烈的實踐需求。

三、敢於提出問題，且所發問題富於啓發

本書還值得稱道而應大力讚揚的，是作者敢於提出問題，且所提問題富於啓發。例如，面對「一味致力於中國古代文化和哲學與基督信仰的比較研究的華語區天主教神學工作者」對「中華文化」的一系列反思(該書 64-65頁)：「中華文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華人？……之乎者也之類的國粹對出生於1980、1990後乃至廿一世紀的年輕華人，還有多少實際意義？……文化比較的研究碩果累累，意義何在？……」

另有，第三章〈當地語系化的對話進路〉中的提問：「如果其他宗教也可使人與天主建立起對話，並使人得救，那麼為何還要福傳？為什麼需要把這種與天主對話的方式推薦給他人？如果我們需要與其他宗教信徒對話，其目標與形式到底如何？」(該書 78頁)

作者以此提問方式，不僅使論證深入淺出，同時啓發讀者進行反思，以便更全面而深入地發現本地化之「對話」問題之核心所在。

四、本書中所用的例子，取材恰當，辨析精微

例如，第五章〈本地化的社會幅度〉(該書 136-161頁)中，作者以做菜農教友(該書 141頁)和精神病醫院中的病人(該書 142

頁) 爲例, 說明社會結構對人類之影響甚大, 從而應該重視本地化中的社會幅度, 強調「社會福音化」的重要性等。這些都是作者經過精心篩選而具有典型意義的例子, 以便讀者舉一反三、觸類旁通。

當然, 一部十幾萬字的著作, 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有些地方方的表述, 存在著邏輯上的不妥。例如, 第 12 頁「由於人的生活方式與風格決定於他所處的社會環境, 所以若不能使人的社會福音化, 便很難使社會中的人福音化」, 應爲「由於人的生活方式與風格決定於他所處的社會環境, 所以若不能使社會中的人福音化, 便很難使人的社會福音化」更妥。

此外, 當作者論及「福音與文化之互化」關係本身時, 多局限於以天主教的觀點進行論證(拉辛格、若望保祿二世等), 卻忽略了基督新教在歷史上所留下的寶貴遺產⁸。若由多向度去審視

⁸ 筆者認爲「福音與文化的互化」也有其複雜性和困難性的一面, 他們的關係不僅僅是「當基督信仰與文化相遇時, 二者會因著對真理的追尋產生相互的轉化」(參 該書 8 頁): 爲了更深地認識福音與文化的關係, 筆者建議可參考 H. Richard Niebuhr, *Christ and Culture* (New York: Harper Row, 1951) 一書。作者在《基督與文化》一書中, 嘗試把基督、福音與文化的關係做一整理, 並分爲五大類型來說明。第一類型主張「基督與文化是互相『對立的』」: 第二類型主張「基督與文化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第三類型主張「基督實爲文化中的基督, 也是超越文化的基督」: 第四類型是「基督與文化是二元的, 又各有其權威, 但二者仍然不能合一協調」: 第五類型是「基督『改造』文化」。如此將歷史中的一些思潮加以整理分類, 有助我們更明白福音與文化關聯的複雜性和困難性: 更何況今天福音與文化的討論, 已越過這五種類型。

說明「福音與文化的互化」關係，將更加有助於我們對本地化全面而深入的認識。

總之，《福音與文化之姻緣：本地化的實質與進程》的貢獻有目共睹，不失為一部佳作。閱讀此著，不但可以獲得豐富的神學知識，而且在書中也可以領略到著者「出於學術，歸於教學」的嚴謹與細密，更會激發我們以「學以致用」的最佳姿態投入到當今時代的「本地化」進程。

筆者從中獲益良多，期盼學界同仁當有同感；在此敢於與大家分享，期盼引發更多迴響，同時，祈願就教於著者和讀者，不吝賜正。

Holy Spirit Seminary